

制图理论与助词的联合结构说^{*}

邓思颖

提要 文章通过分析汉语助词连用的语法现象,指出制图理论对句子边缘结构研究的重要性。联合结构说是制图理论框架下汉语句法研究的一个尝试,助词应分析为联合结构的内并连语。联合结构说不仅可为助词和其他后置成分提供一个统一的分析方法,也对句子边缘结构的复杂性提出一个全新的认识。

关键词 助词;助词连用;联合结构;制图理论;粤语

一、助词连用

我们可先看一个简单的句子:

(1) 他喜欢语言学吗?

例(1)的“吗”位于句末,一般称为“助词”或“句末助词”,也称为“语气词”。助词可谓汉语语法中一个有特色的现象。由于助词位于句末,处于句子的“边缘”位置,正好是用来探索句子边缘结构特点的最佳语法现象。

汉语的助词有所谓连用的现象,即一个句子可以有多个助词,各个助词按照一定的词序排列。以普通话为例,常见的助词有“吗、吧、嚟、啊、哎、呕”等(胡明扬 1981,1987;朱德熙 1982)。助词通过连读和合音,可形成合成助词,例如“吧”(ba)和“哎”(ei/ai)合成“呗”(bei/bai)、“嚟”(me)和

^{*} 本文部分内容曾在“第十届国际东亚理论语言学论坛”(东京外国语大学 2015 年 6 月)、“第八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暨三十周年庆典”(浙江大学 2015 年 10 月)、“句法制图国际研讨会”(北京语言大学 2015 年 12 月)宣读,还在下列大学举行的专题讲座上报告过:剑桥大学语言学系(2015 年 4 月)、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(2015 年 5 月)、华东师范大学(2015 年 6 月)、上海外国语大学(2015 年 6 月)谨此致谢。

“啊”(a)合成“嘛”(ma)(胡明扬1981,1987)。把合成助词和连用的现象一并考虑的话,助词排列的词序更见工整和有规律。例(2)显示了“呢”在“吧”之前。例(3)的“嘛”是“嚟”和“啊”的合成,“哪”是“呢”的变体,因此,“哪嘛”可以分拆为“呢+嚟+啊”。至于例(4)的“呗”,是“吧”和“哎”的合成(胡明扬1981,1987;朱德熙1982)。例(5)和例(6)显示了“了”在“呢”之前(B. Li 2006;左思民2009),而“来着”也在“呢”之前(邓思颖2010)。如果把“了、来着”一并考虑,可以得出例(7)的顺序,即“了、来着”最贴近谓语,而“啊、哎、呕”最远离谓语,“呢、吧、吗、嚟”等助词位于这两类之间,其中“>”表示排序的前后关系,而“/”表示助词属于同一类,呈现互补现象,不能共现。

- (2) 他还没走呢吧?
 (3) 他在那儿蹲着哪嘛!
 (4) 已经有了婆家了呗!
 (5) 香港最近下雪了呢。
 (6) 昨天我还同她一起玩来着呢。
 (7) 了/来着>呢>吧/吗/嚟>啊/哎/呕

按照意义来考虑,“了、来着”跟时间有关,“呢”跟焦点有关,“吧、吗、嚟”跟程度有关,而“啊、哎、呕”表达了感情。例(7)的助词排序,根据意义的分类,可以表达如例(8)(邓思颖2010:161),时间类助词最贴近谓语,感情类助词最远离谓语,焦点类和程度类就排列在时间类和感情类之间。

- (8) 时间>焦点>程度>感情

香港粤语(以下简称“粤语”)的助词数量特别丰富,起码有四十多个,按照意义,可以划分为七类(邓思颖2015):事件(如例(9)的“先”[sin⁵⁵])、时间(如例(10)的“咁滞”[kəm³³ tsvi²²])、焦点(如例(11)的“咋”[tsa³³])、情态(如例(12)的“啱”[k³³ a³³])、疑问(如例(13)的“咩”[mɛ⁵⁵])、祈使(如例(14)的“罢啦”[pa³⁵ la⁵⁵])、感情(如例(15)的“啊”[a³³])。根据助词连用的考虑,这七类助词的词序可以排列如例(16)(邓思颖2015:287)。

- (9) 佢睇书先。他先看书。
 (10) 佢睇完书咁滞。他快看完书。

- (11) 佢睇书咋。他只看书。
 (12) 佢睇书嘞。他或许看书吧。
 (13) 佢睇书咩? 难道先看书吗?
 (14) 佢睇书罢啦。倒不如叫他看书吧。
 (15) 佢睇书啊。他看书啊。
 (16) 事件 > 时间 > 焦点 > 情态/疑问/祈使 > 感情

情态、疑问、祈使这三类助词呈现互补现象,不能连用,况且它们都跟语气的程度级别相关,无论从句法还是从语义的角度来考虑,它们都能合并为一个程度类。根据这个考虑,粤语助词连用的词序,可以重新整理如例(17)。

- (17) 事件 > 时间 > 焦点 > 程度 > 感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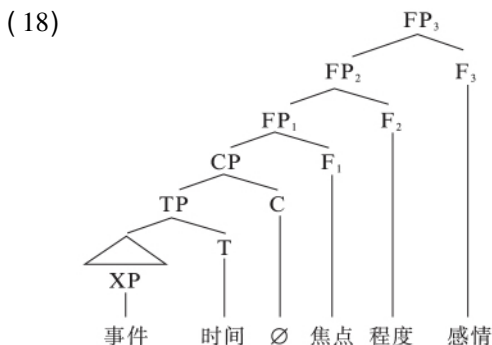
汉语的助词允许连用,层层叠加。助词连用现象,一方面说明汉语句子边缘结构的复杂性,另一方面支持了制图理论的重要性。在制图理论的框架下,我们可以通过助词的语法特点,更好、更准确地认识句子结构。上述例(8)是普通话助词的排序,例(17)是粤语助词的排序。两者相比,粤语比普通话多出了一个事件类助词。例(17)的助词排序应可视作汉语助词连用的代表,可作为考察汉语方言助词连用情况的研究基础,且提供了一个探索汉语句子边缘结构的理论工具。

二、制图理论

根据生成语法的“经典”理论,汉语助词一般被分析为标句词(complementizer,简称“C”),组成标句词短语“CP”,作为句子最高的层次,是覆盖整个句子的短语,在句法里扮演重要的角色(Lee 1986; 汤廷池 1989; Cheng 1991; Y. -H. A. Li 1992; 邓思颖 2000 2010; 何元建 2011 等)。不过,根据前文的讨论,助词呈现连用现象,单一的标句词显然不够用。解决方法之一,就是把标句词分解,原本的标句词短语可分解为一系列的功能词短语。这种做法,正符合近年提倡所谓“制图理论”(cartography)的精神(Rizzi 1997; Cinque 1999; Cinque & Rizzi 2008),即通过更精准的树形图,把句法结构的细微特点更仔细地描绘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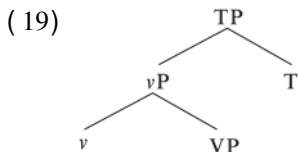
按照制图理论的精神,上述例(17)的助词排列,可以通过例(18)的树形

图表示(邓思颖 2010)。焦点、程度、感情这三类助词位于最高位置,只在根句(root clause)出现,组成“FP”,在标句词短语 CP 之上。标句词 C 本身跟句类有关,但不能显示为助词,以空语类“ \emptyset ”的方式体现。时间类助词位于 CP 之下,组成时间词短语“TP”。事件类助词应该比时间类助词低,组成位于 TP 以下的短语(暂时以“XP”代表)。其他的细节跟助词的讨论无关,暂时从略。^①



这个树形图虽然可以为各类助词提供一个栖息之所,但仍然有一些理论上的问题。首先,从中心语参数(head parameter)的角度来考虑,为什么汉语句子的核心部分(如动词短语 VP、轻动词短语 vP 等)是中心语居前(head-initial) (Huang 1997; Huang *et al.* 2009),但句子的边缘层次(如时间词短语 TP、标句词短语 CP 等)却是中心语居后(head-final)?

假使我们允许句子核心部分和边缘层次有两种不同的中心语参数,这种结构不符合“中心语居后限制”(Final-over-Final Constraint,简称“FOFC”) (Biberauer *et al.* 2014)。根据这个限制,中心语居后的短语不能置于中心语居前的短语之上。假如汉语的轻动词短语 vP 是中心语居前的短语 vP 之上的 TP,却是中心语居后的短语,例(19)这样的结构(细节从略),显然违反了中心语居后限制。因此,例(18)的树形图,违反这项限制,不能接受。




假设所有的短语都是中心语居前(Kayne 1994),要推导出助词在句末的词序,方法之一就是移位(Tang 1998; 邓思颖 2000)。例(20)的助词是中心

语,小句是助词的补足语(complement) ,构成中心语居前的结构;小句移位后 移到助词之前,并在原来的位置留下语迹(trace, 标记为“*t*”) ,形成助词在句末的词序,如例(21) 。

(20) [助词₁ [小句]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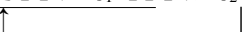
(21) [[小句][助词₁*t*]]



假如再加入另一个助词(即“助词₂”) ,推导的方法是一样的,原本加上助词的小句作为“助词₂”的补足语,如例(22) ,然后进行移位,表面上,小句之后的两个助词在线性上呈现连用现象“助词₁ + 助词₂” ,如(23) 。

(22) [助词₂ [[小句][助词₁*t*]]]

(23) [[[小句][助词₁*t*]][助词₂*t*]]



上述中心语居前的结构既维持制图理论的精神,又没有违反中心语居后限制,符合中心语参数的设定,然而,移位的动机却不太清楚。除为了满足音韵的要求,推导出正确的词序之外,好像欠缺语义驱使的动机,找不到更深层的解释原因,往往有为移而移之嫌。移位分析,似乎并非上佳之选。

三、联合结构说

为了推导出助词位于句末的词序,我们提出“联合结构说”(Tang 2015b) ,尝试为句末现象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根据这个假说,助词跟前面的小句组成联合结构,小句是外并连语(external conjunct) ,助词部分是内并连语(internal conjunct) ,两者由一个无声的连词“ \emptyset ”连接,如例(24) 所示。

(24) [小句] \emptyset [助词]

把助词分析为并连语,主要有两个考虑: 一、不少助词源自谓词,可组成主谓结构,跟前面的小句有平行的关系; 二、有些助词来自主谓结构的省略,联合结构的分析正好反映了助词和前面小句的照应关系。

以普通话的助词为例,从历时来源的角度来考虑,“了、吧”跟谓词相关,“了”来自动词“了”,争议不大(太田辰夫 1987; 曹广顺 1995 等) 。“吧”在清代以前写作“罢”,如例(25) ,可表示罢休之意(冯春田 2000) 。太田辰夫(1987: 338—339) 明确指出,“罢”原来是“述语性”。至于多音节的助词,如

双音节的“来着、也好、也罢、罢了”等(张斌主编 2010) [如例(26)] ,三音节的“就是了” [如例(27)] ,明显包含了一个谓词性挺强的成分(如“来、罢、是、好”)。除了这些例子外,李思旭(2011)还把“不成、好了、算了、行了、得了”分析为助词,它们都由谓词组成。

(25) 你将妻子休了罢 (《快嘴李翠莲记》)

(26) 说说也好,免得以后误会。

(27) 我一定办到,你放心就是了。

粤语中源自谓词的助词数量更多,如例(28)的“住” [tsy²²] 和例(29)的“罢啦”(黄卓琳 2014; 邓思颖 2015; 郑兆邦 2015),前者保留了“暂且、持续”的词汇意思,而后者保留了“作罢”的词汇意思,仍带有谓语的色彩。

(28) 佢唔讲个答案住。他暂时不把答案说出来。

(29) 你走罢啦。你离开吧。

在例(26)中,按照联合结构说,“说说”是小句,位于外并连语,“也好”是助词,位于内并连语,两者由连词连接,如例(30)所示。“也好”前面的括号是个无声的主语,指向前面的小句“说说”。这个无声的主语跟“也好”组成主谓结构,意义上正好表示了“说说”这件事情也是好的。

(30) [说说]∅ [() 也好]

粤语中通过主谓结构省略而形成的助词情况更为显著。句末助词“先”(读作高降调 [sin⁵³]) 用于疑问句,加强疑问语气(邓思颖 2006, 2015),如例(31)。刘丹青(2013)认为疑问句的“先”隐含了“我先要问”的意思。例(31)的内并连语包含了被省略的主谓结构,如例(32)所示,第一个括号是省略了的主语,指向说话者,“先”之后的括号是省略了的动词“问”,“先”就是用来修饰“问”,作为“问”的状语,而最后一个括号则回指前面小句“边个最靚”(谁最漂亮)。按照这样分析,内并连语所表达的意思正好是“我先要问谁最漂亮”。“先”本身不是谓词,而是由原来的状语经过省略后成为剩余成分,留在句末。

(31) 边个最靚先? 到底谁最漂亮?

(32) [边个最靚]∅ [() 先() ()]

联合结构说还可以延伸到其他后置成分,如倒装句 [如例(33)]、疑问尾句(tag question) [如例(34)、例(35)]、陈述尾句(tag statement) [如例(36)] 等(Tang 2015b; 邓思颖 2016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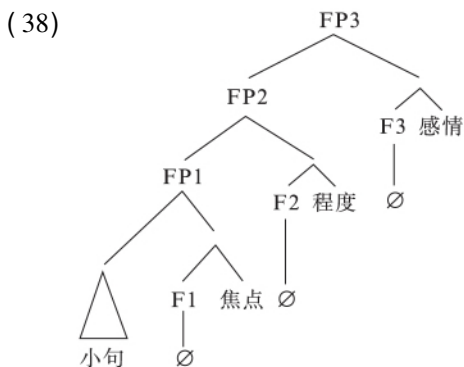
- (33) 进来吧,你!
 (34) 你们是九点钟开门的,对不对?
 (35) John is a student, isn't he?
 (36) That was a lovely drink, that was.

按照联合结构说,上述例子的后置成分“你、对不对、isn't he、that was”,都属于联合结构的内并连语,如例(37)所示。这些后置成分的形成,或由谓词而来,如例(34),^②或通过省略谓语、留下主语(和助动词)而来,如例(33)、例(35)、例(36)。联合结构说为助词和其他后置成分的形成,尤其是配合语法化的考虑,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方法。

- (37) [小句]∅[后置成分]

四、制图结构的重新思考

前文例(18)所展示的树形图(为方便讨论,称为“中心语说”),虽然符合制图理论的精神,却以助词为中心语,贴近谓语的助词在句法层次较低的位置,而远离谓语的助词在句法层次较高的位置(B. Li 2006; 邓思颖 2010)。假若按照助词的联合结构说,汉语句子的边缘结构,可以用怎样的树形图展现出来呢?为了节省空间,我们只选取了焦点、程度、感情三类的助词,作为示例。



在例(38)的树形图里,无声连词“∅”作为组成边缘结构短语的中心语,我们分别称为“F1、F2、F3”。F1连词连接小句和焦点类助词,组成FP1联合结构,小句位于FP1的指定语(specifier),为外并连语,焦点类助词位于FP1的补足语,为内并连语;FP2的组成方式跟FP1差不多,F2连词连接FP1和

程度类助词 组成 FP2; F3 连词连接 FP2 和感情类助词 组成 FP3。

在根据联合结构说所描绘的树形图[如例(38)]中,句子边缘层次的制图结构跟中心语说的树形图[如例(18)]很不一样。根据中心语说,句子的核心部分(即组成小句的动词短语)位于结构的最底部分;而根据联合结构说,句子的核心部分嵌套在联合结构的指定语之内,甚至是指定语之内的短语的指定语,层层嵌套。所谓最核心的部分,其实藏于外并连语之内。这是制图理论的一种崭新分析。

此外 根据中心语说,词序上远离小句的助词位于层次最高的位置,语义上的辖域通过中心语和补足语的关系来体现;根据联合结构说,词序上远离小句的助词涵盖小句的辖域,并通过中心语的连词,以中心语和指定语的关系来体现(即所谓“spec-head relation”)。这种关系,看似新奇,却早已为生成语法学所接受,尤其是适用于主谓关系(predication)、一致关系(agreement)等。况且大多数的助词都来自谓词,甚至仍然保留了一定的谓语色彩。助词和前面小句所形成的关系跟主谓关系相若,实在不足为奇,也间接证明联合结构说的合理性。由此推论,例(38)的联合结构,事实上是一种较为“虚化”的主谓结构,维持一定的主谓关系。^③主谓关系在句子边缘层次通过联合结构体现出来,或许反映了人类语言某些深层的特点,值得日后继续探索。

五、结 语

本文首先通过汉语助词连用的语法现象,总结出“事件 > 时间 > 焦点 > 程度 > 感情”这样的排序,指出制图理论对助词研究的重要性。除了传统的中心语说外,联合结构说是研究助词的一个尝试。综上所述,联合结构说不仅为助词和其他后置成分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方法,也对句子边缘结构的复杂性提出一个全新的认识。假如联合结构说是正确的话,句子都应该由联合结构所覆盖,终于联合结构。至于层层嵌套的联合结构,对制图理论的研究而言,将会是一个崭新的模式。这种模式能带给我们什么新的发现,将拭目以待。

附注

① 根据制图理论的精神,甚至可以把每一类助词都继续细分为若干功能词,组成不同的短语,详见 Tang(2015a)的讨论。

- ② 例(34)的“对不对”前面应该有个无声的主语,指向前面的小句“你们是九点钟开门的”(张和友、邓思颖2011)。
- ③ 本文所假设的联合结构,作为中心语的无声连词“ \emptyset ”,跟谓词性较强的助词搭配时,也可以理解为Dikken(2006)所提出的“RELATOR”,跟主谓关系有关。事实上,汉语的联合结构和主谓结构形式上是相同的,主要的区别只在于功能,详见邓思颖(2010: § 10.3)的讨论。

参考文献

- 曹广顺(1995)《近代汉语助词》,北京:语文出版社。
- 邓思颖(2000)自然语言的词序和短语结构理论,《当代语言学》第3期:138—154。
- (2006)粤语疑问句“先”的句法特点,《中国语文》第3期:225—232。
- (2010)《形式汉语句法学》,上海: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- (2015)《粤语语法讲义》,香港:商务印书馆。
- (2016)英语和汉语疑问尾句的句法分析,《外语教学与研究》第1期:18—25。
- 冯春田(2000)《近代汉语语法研究》,济南:山东教育出版社。
- 何元建(2011)《现代汉语生成语法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。
- 胡明扬(1981)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,《中国语文》第5期:347—350;第6期:416—423。
- (1987)《北京话初探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。
- 黄卓琳(2014)粤语复合助词的研究,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论文。
- 李思旭(2011)试论双音节化在语法化中双重作用的句法位置,《世界汉语教学》第2期:193—206。
- 刘丹青(2013)粤语“先”、“添”虚实两用的跨域投射解释,载曹广顺等编,《综古述今·钩深取极——语言暨语言学专刊系列之五十》,台北“中央研究院”:951—970。
- 太田辰夫(1987)《中国语历史文法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。
- 汤廷池(1989)《汉语词法句法续集》,台北:台湾学生书局。
- 张斌主编(2010)《现代汉语描写语法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。
- 张和友、邓思颖(2011)论“是”和“yes”,《现代外语》第2期:111—118。
- 郑兆邦(2015)香港粤语动词前后置成份的句法语义关系,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论文。
- 朱德熙(1982)《语法讲义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。
- 左思民(2009)普通话基本语气词的主要特点,载程工、刘丹青主编,《汉语的形式与功能研究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:357—372。
- Biberauer, T., Holmberg, A., & Roberts, I. (2014) A Syntactic Universal and Its Consequences. *Linguistic Inquiry* 45(2): 169-225.

- Cheng, L. L. (1991) *On the Typology of wh-questions*. Doctoral Dissertation, Cambridge: MIT.
- Cinque, G. (1999) *Adverbs and Functional Heads: A Cross-Linguistic Perspective*. 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
- Cinque, G. & Rizzi, L. (2008)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. *STiL-Studies in Linguistics, CISCL Working Papers*. Volume 2: 42-58.
- den Dikken, M. (2006) *Relators and Linkers: The Syntax of Predication, Predicate Inversion, and Copulas*. Cambridge, MA: The MIT Press.
- Huang, C.-T. J. (1997) On Lexical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Projection. In Tsao, Feng-fu. & Wang, H. S. (eds.) *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3*: 45-89.
- Huang, C.-T. J., Li, Y.-H. A. & Li, Yafei. (2009) *The Syntax of Chinese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Kayne, R. S. (1994) *The Antisymmetry of Syntax*. Cambridge, MA: The MIT Press.
- Lee, T. Hun-tak. (1986) *Studies on Quantification in Chinese*. Doctoral Dissertation, Los Angeles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.
- Li, B. (2006) *Chinese Final Particles and the Syntax of the Periphery*. Utrecht: LOT.
- Li, Yen-hui. A. (1992) Indefinite *wh* in Mandarin Chinese. *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* 1: 125-155.
- Rizzi, L. (1997)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. In Haegeman, L. (ed.) *Elements of Grammar: Handbook in Generative Syntax*. Dordrecht, The Netherlands: Kluwer Academic: 281-337.
- Tang, Sze-Wing. (1998) *Parametrization of Features in Syntax*. Doctoral Dissertation, Irvine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.
- (2015a) Cartographic Syntax of Pragmatic Projections. In Li, A., Simpson, A. & Weintien Dylan Tsai. (eds.) *Chinese Syntax in a Cross-Linguistic Perspective*. Oxford and 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
- (2015b) A Generalized Syntactic Schema for Utterance Particles in Chinese. *Lingua Sinica* 1: 3, 1-23.

(香港,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 swtang@cuhk.edu.hk)

(特约编辑 张和友)

CONTENTS

Sentence-Final Particles as Conjuncts under the Cartographic Approach

..... **Deng Siying (1)**

Abstract: Through the grammatical properties of the clusters of sentence-final particles in Chinese ,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of the clausal periphery under the cartographic approach is shown in this paper. Analyzing sentence-final particles as the internal conjunct in a conjunction structure is a new attempt in the cartographic study of Chinese syntax , which not only offers a unified analysis of sentence-final expression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, but also enha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clausal periphery in syntax.

Key words: particle; particle cluster; conjunction; cartography; Cantonese

Conjunctive Reduction in Two Formosan Languages: A Cartography-Based

Analysis **Wu Junming & Cai Weitian (11)**

Abstract: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conjunctive reduction in two Formosan languages , Mayrinax Atayal and Southern Paiwan. We examine various constructions surrounding the two-way grammaticalization of linkers — that is , adverbialization and complementation — and show how it works to shape the Cartographic structure of the two languages. It is argued that the Mayrinax linker ' *i* ' licenses modal/evaluative construals on the complementizer layer , and control/middle construals on the lexical layer. In addition , Southern Paiwan evidences a third type of linker construals on the inflectional layer , where frequency/repetitive/locative expressions are introduced , and permutation around the linker *a* is allowed. This unique property sheds light on the hybrid nature of these construals , that is , a complement-type of syntax with an